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全球客話發展趨勢之探討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3-2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張, 維安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9523

全球客話發展趨勢之探討

A Probe into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 of Hakka Language Cultures

張 維安
CHANG Wei-An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the speech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culture to Hakka ethnic groups. Although language cannot define Hakka groups, it is the basis of the Hakka's possible existence. Hakka people exist cross-regionally, but it is by the factor of their language culture that they are positioned as Hakkas (or they position themselves as Hakkas).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complexity of Hakka social entities,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language culture within Hakka groups and the Hakka Babel Tower effect it bring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have dialogue within their own groups. In the long ru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Hakka language is towards a decline that cannot be reversed. This part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 trends of language culture in the diaspora of Hakka people and those in the areas where Hakka people gather. The form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urrounding Chinese and Hakkas of other accents, the difficulties in maintaining the family language, the intermarriage of the ethnic groups and the use of language. The latter analyzes by taking the three areas where Hakka people gather as examples: one native place (Meixian) and two immigrant societies (Sabah and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 of Hakka language culture,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o lose Hakka language cultures in its relay baton process.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when Hakka language is no longer an apparent feature of a Hakka group or a Hakka community, the study on Hakka will sure face the redefinition of Hakka social entities, and the collective trend of the Hakka language development will produce a new type of Hakka ethnic group: Hakka ethnic groups without Hakka language. Although we also find that the last generation of Hakka (who speak Hakka language) still have a strong identity, if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dentifying ethnic groups, the decline of Hakka language makes people worry about the fate of overseas Hakka communities and the rich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s. How can Hakka maintain their identities without their Hakka language? Historical imaginations and heroic stories may play some role in that, but they need further analysis.

1 客家與華人研究的關係

在客家作為漢人（在海外稱為華人）的假設前提下，海外客家（華人）文化的研究可以豐富海外華人的文化。漢人（或華人）本來是一個豐富的文化概念，其內部的差異性可能不低於其共同性，這些正好都是其豐富性的基礎。客家文化作為一種漢文化，研究客家文化就是一種豐富漢文化的作法。

不幸的是，過去在定義華族是一個什麼族群，或者要強調漢人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時，經常有意的掩蓋或忽略客家文化的特質。台灣就曾經有一段這樣的歷史，除了客家族群所具有的漢人和中原特質之外，不能凸顯其作為客家族群所特有的部分。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談論族群特色與差異，常常會被質疑是否有什麼政治意圖。不過，從多元文化的角度來看，客家文化研究其實是豐富整個華南漢人與海內外華人社會多元性的重要取徑。

因此，客家文化研究最少具有三層意義，一是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一環，把客家文化特質講清楚，就豐富了社會的多元文化。其二，說客話或研究客家文化，需要在一個具備多元文化概念的社會中才行得通（或被接受），如果只有討論華人文化的共通性，那麼就沒有討論客家文化特殊性的空間。其三，客家文化是認識華人文化的一個取徑，全球各地的海外客家華人作為整個華人的一部分來看待，也許我們不談客家文化的獨特性也能認識華人文化，但一定會大大的減低對華人文化的豐富性的了解，由此可知，從客家文化認識華人文化的重要性¹⁾。

2 客話是客家族群的基礎

客話是客家族群的基礎，主要是分析客話對於客家族群認同的重要性。過去在我自己的研究裡，很少討論客話對客家人的重要性，不過，在面對客家族群文化的特徵時，卻成為無法迴避的議題。客家族群文化是從客家信仰的特徵來定義嗎？客家飲食有什麼特性嗎？還是拿婚喪禮儀的特質來定義客家？也許都有其重要性，不過客話可能是最基礎的。

2.1 語言共性是客家的基因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固然同意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不過卻很難用生活方式或是文化特質來定義什麼是客家。一些宗教、飲食特質，的確說明了客家文化的特性，不過在通過更多的比較研究跟觀察之後，我們就發現客家擁有的這些「特質」，有時候很難作為客家「獨有」的特質，充其量只能說客家擁有這些的特性，而其他族群也常擁有類似的現象。只有語言，從客家成為客家的過程裡，我們看到客話在客家文化中的重要性。

針對這一點，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甚麼是客家？過去談到客家的時候，大部分會談客家源流，也就是討論客家人從哪裡來？向哪裡遷移？漸漸的，客家研究的典範從「客家源流」轉向「客家形成」，不同的提問方式，讓我們得到不同的答案。客家源流的提問，就像

渡邊教授在前一個演講開始的時候提到羅香林所繪的那個客家遷徙圖，許多人因此認為，好像在北方原來就有一群人叫做客家，這群人不斷地移動，並且不斷告誡子孫們「莫忘祖宗言」。源流的概念很難說明客家族群的特質是怎麼形成的，漸漸地我們在「客家形成」的典範中發現，在南方的漢族，包括福建、廣府、客家這些所謂漢族的各個民系，其實都可以說是北方漢族跟南方在地族群融合的產物。「客家」當然也沒有例外，因此，血統或基因並不是客家成為客家的基礎。

以福建汀州鐘氏為例，在閩西分佈很廣，大抵皆奉鐘翱為祖，其中有些屬於畬族，也有不少已經成為客家，這表示即使我們有很好的血緣或族譜資料，仍然難以證成客家獨特的基礎。2018年夏天，我去廈門大學開會，陳支平教授贈我一本《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陳 2018），書頁上寫著：「本書引用大量珍貴的族譜等史料，證明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統，與閩粵贛等省非客家漢民血統並無差別，他們都是中華民族一千年來大融合的結果」。他認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統跟閩粵贛等省的非客家漢民血統並無差異，可見血統無法做為認定客家的基礎。

陳支平教授早期的《客家源流新論》也說明了相同的結論（陳 1998），引述幾章抬頭即可知其見解：「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中原居地沒有差別」、「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南遷過程大致相同」、「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南遷時同祖而分支」、「由非客家漢民分支而成為客家人」、「由客家漢民分支而成為非客家人」、「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反覆交錯遷移」。簡單來說，族譜沒有辦法說明「客家是中原最純正的正統漢人的後裔」，甚至沒辦法從族譜找到自己的客家源流。

2.2 客話是自稱客家的緣由

前述說明現實中的閩南人、客家人和其他族群的人，可能從族譜線索中發現他們原來有共同的祖先，血緣或族譜難以分辨誰是客家或不是客家。不過我們在「客家如何形成」的議題中，看到了從客話來定義客家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紀客家形成過程中，客話是一個關鍵，客話的重要性最少表現在兩個層次：1. 客方言人群文化共性的形成；2. 認同我群為「客家」。

客家族群形成的過程中，有兩件重要的事情與客話有關，首先，十九世紀，客家邊區的本貫主義客家與方言主義客家首度重疊，其基礎就是這群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共性，本貫主義的客家具有客家語言文化的共同性，在這裏客話扮演著重要的因素。第二，這群人由他稱「客家」發展到自稱客家，並稱自己的話為客話。是為「將本貫『客家』定義為方言客家的契機」（施 2014a），客話成為構成客家最基本的因素。龍岩大學張佑周教授提到客話時說，客話「以中原古漢語為底層語，吸收當地土著語言成分，客話形成，也標誌著漢民族的一個新民系——客家民系終於形成」。清楚的指出當客語形成的時候，客家的民系同步形成。

這個主張與客家究竟是不是漢民系無關，但是有共同的語言跟文化作為底層，這是成

為客家必要的原因與條件，這點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有了文化共性跟共同語言，還不能證成客家民系的完成。「客家人群」以客家為名，還需要等到十九世紀閩粵贛人口與廣府附近的廣東人相遇之後才發生。因為長時期以來，從五代趙宋到明初，閩粵贛三省交接地帶，既不存在一塊客家基本住地，也不存在唐宋以來稱為「客家」的住民。某角度來講，長時期在這些所謂的客家居住地或客家中心地區的人士，多是以郡望或籍貫自我界定，如自稱汀州、嘉應、程鄉、大埔人等，而不自稱為「客」或「客家」，也就是說有文化共性，還不能證成客家民系的形成（林 2015）。

客家的稱呼，基本上應該是在閩粵贛地區的客家方言人群，大量的向廣府地區移動之惠州府、廣州府、肇慶府或是廣西等地（客家邊區），於嘉慶年間之後，才陸續出現以「客」、「客人」自稱的論述。客家的出現，並不是從五胡亂華可以解釋的。客家為何？過去多是用風俗跟語言來決定。例如徐旭曾在1808年的《豐湖雜記》提到：「彼土人以吾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彼同也，故仍稱吾為客人」、「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亦自稱為客人」（施 2014b）。彼土人就是當地人，認為我們的風俗跟語言跟他們不同所以稱我們為客人。這個「客人」是他稱，是我們所見的最早記載，在1808年才開始出現。

起初，客話的名稱來自它是這群被稱為客人者所使用的語言，接著講客話的人被稱為客人。也就是說，在本貫主義的客家和方言主義的客家在歷史上成為同一群人之時，本貫主義客家的語言，因為該群人被稱為客人，故其所使用所說的話，被稱為客話²⁾。方言主義的客家建立之後，使用客話的人，無論其自覺與否，都被歸類為「客人」。自此，客人與客話成為互相構成的關係，客人所講的話為客話，同時社會上也將說客話的人稱為客人。

回頭審視今天國際上使用的「客家·Hakka」這個字的出現，我把時間整理出來，約在1854年至1859年之間。「客家」稱呼出自廣府人，再由傳教士與地方客菁英共同打造而成（簡 2019）。1854年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明撰《太平天國起義記》，由書中可以瞭解廣西人對於洪秀全等由嘉應州遷至廣州府花縣及其再西移廣西，使用嘉應州方言者，稱為「Hakkas」。1859年洪仁玕的《資政新篇》：「瑞國有一韓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與弟相善，其人並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羨其為人焉。愛弟獨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縣地也」（林 2015）。從和太平天國有關的兩筆記載來看，這批在廣西的嘉應方言使用者被稱為Hakkas之前，可能已經有「客家」的稱呼。1850年代前後，在中國華南的西方人，已確立了用Hakkas 稱呼說客話人群的用法，而說客話的人群本身，似乎也已用「客家」自稱（林 2015）。

就我們所看到記載，現在的「客家」出現於1854年左右，那西方人稱呼他們為Hakkas，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樣的諸多共有的文化特徵，而是因為他們使用的語言（或稱方言）。此時，他們是作為方言人群而被歸類這客家的概念大概是在1854至1859年之間逐漸確立。以此時間點來估算客家一詞形成的過程，應在前述的廣西，或者是惠州府、肇慶府這些地方出現「客家」一詞之後，時間可能在1890年左右，嘉應州才開始稱以「客家」自稱。再次強調，客家形成過程中，此一人群所使用的共同語言「客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客話

跟客家的對應關係，確定了用語言來命名已經存在的一群人。「客家，使用的話叫客話，反之使用客話的那一群人即是客家」，此一命題在1890年代才真正確定：1890年溫仲和之《嘉應州志》中提到，「……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³⁾。

讓我們來估算一下，客人的出現約始於1808年左右，而客家這一詞作為自稱則是在1850年左右，不過這些都不是發生在閩粵贛客家中心地區。至於客家中心地區稱呼自己是客家，而且確定自己的話叫做客話則要晚至1890年才確定。關於客家稱謂是近代才產生的想法，劉鎮發教授在交通大學的演講中也提到相近的概念：客家在廣東的歷史大概兩百年左右，從1808算起是210年，從1890算起是128年，就此而言客家可說是一個新興族群，至今世界各地的客家還在形成中。也就是說，有些地方還有「講客話，但沒有稱為客家」的現象，或是，有些「被歸類在客家」的人，還沒有自稱為客家，因此說客家族群是個正在形成中的族群。

此處不是分析客家源流，也非討論客家的誕生，主要是說客家成為客家，或者說客家從「自在客家發展到自為客家」的這個過程中，與該群人使用的語言有很大的關係⁴⁾。客話是客家族群的共同基礎。客家，就是使用客話的人群，說客話的這群人被稱為也自稱為客家，並時時提醒晚生後輩，莫忘祖宗聲，莫忘祖宗言。

一群有文化共性的人，認同自己的語言為客話，族群名字為客家。客家之所以為客家，能夠在社會上安身立命，不能只有語言，「源流」作為族群歷史想像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客家從他稱到自稱之後，把自己想像成中原漢人，以各種源流論接上中原傳統。雖然源流相關的理論和主張，還值得再被討論。但是，由於族群成為一個族群，常常需要一些豐富的歷史跟故事。客家族群浮現過程從他稱到自稱的見解，並沒有在客家文化的中心區得到認可，羅香林關於客家源流的故事，以及作為北方漢人，甚至是優秀漢人的想像，對客家成為客家也是重要的。不過，此處最主要是分享是「客話對於客家之所以為客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3 以客話使用為考察議題

3.1 客話與客家

胡希張等對於客家人的定義，是三個因素的組合，1.祖輩是客家人（血緣因素），加上會說客話（語言能力）與有客家認同（心理因素）者；2.祖輩是客家人，會說客話者；3.祖輩是客家人，有客家認同者；4.會說客話，有客家認同者。在胡希張的定義中，客家話具有重要性（胡等 1997）。細看四種組合中，有三種都包括了「會說客話」這個要素。其中有一項似乎與客話無關，也許不諳客話，但因祖輩是客家，自己也認同者。此項與台灣客家基本法關於客家人的定義相似：「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而且有客家認同者」。這類客家，就是不會講客話，但認同自己為客家者有越來越多的情形。

就觀察所知，會說客話、會聽客話者與客家認同，有高度關連性。台灣的客家文學家

鍾肇政說,「沒有客話,就沒有客家人」。雖然理論上這句話不能成立,但就經驗觀察而言,確有其事,而且在很多人的心中,也覺得確實是這樣。葉高華指出這「不只是鍾肇政的個人看法,也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家庭語言的保存或轉移,對於今後臺灣民眾的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具有深遠影響」(葉 2019, cf. 張編 2019)。可以說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想法是,客家語言如果消失的話,那麼客家認同是很難維持的,所以沒有客話,就沒有客家人。

3.2 全球客話使用趨勢

在前述的基礎上,我們來看全球客家語言使用的趨勢,以及客家族群認同的未來。我的同事正在寫一篇〈客家人不說客家話?〉的論文,其中有一篇關於「全球客話使用排名」(表 1)的統計⁵⁾。不同於台灣長時期以來傾向於將客家語言置於消失中,且需要趕快搶救的分類。這個表中的客話並不符合那個快要消失的語言種類,此表所示以全球為範圍,客

表 1 全球客家話使用排名*

排名	使用國家	使用人口〈千人〉	語言地位
1	中國	43,500	EGIDS 5 發展中
2	台灣	2,370	EGIDS 5 發展中
3	馬來西亞	1,090	EGIDS 5 發展中
4	印尼	640	EGIDS 7 轉換中
5	新加坡	69	EGIDS 6 被威脅的
6	香港	68	EGIDS 6 被威脅的
7	泰國	58	EGIDS 5 發展中

*僅列出客語人口超過一萬人的國家。資料來源: Ethnologue (2017)。



照片 1 校園推行普通話 (2014年 4月24日, 中國梅縣樂中學, 筆者攝影)

話受到威脅的地區並不多。

不過就語言發展的趨勢來看，這個統計有其一定程度的限制，因為沒有診斷正在發生的「趨勢」，且讓我們從客都梅縣的觀察說起，校園牆上的標語強調普通話是校園語（參考照片1）。相似於台灣過去「講國語，不要講方言」的政策。希望大家都講同樣的華語（或者是國語、普通話），在馬來西亞的華校，我們也看到校方有相同的做法，都有壓抑客家話使用的趨勢。

回頭來看看香港的例子，2018年劉鎮發在交大的演講提到：「1971年香港開『客家懇親大會』的時候，全程都講客話。2017年，客話只能通行於老人家之間，好像除了老人家之間沒有人講客話⁶⁾」！在整個大會的過程中，主席台上以客話問候打招呼的情形也非常少。關於香港客家話的人口統計，劉鎮發說：2016年的時候，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是客話的人，在香港是29.6萬人，如果按照總人口相同的比例，今天應該要有64萬人。但是實際上沒有，從1960、70到2016年中間香港遺失三十萬說客話的人口。全球各地客家在面臨一個趨勢，不要說方言（客語），要說共同的語言（國語、華語或普通話）的這個趨勢，當然其他方言也同樣受到威脅。

3.3 客話保存在相對隔離的地區

也許有人觀察到世界各地仍有許多地方仍保留著古典的客話。是的，的確有這種情形，根據初步的觀察，這些地方都是屬於偏鄉或較少和外界接觸的地方，例如在馬來西亞檳城的浮羅山背有個客家村，去過檳城就會知道，後山的交通過去一直很不方便，可能是這樣保留了许多客話。另外，過去我們在沙巴看到很多人在講客話，甚至亞庇市區也有，鄉間更多。不過隨著地方的發展，漸漸地愈來愈多福建話跟華語、英語的使用者。再舉一個例子，在古晉往印尼三發的邊界，一個相當偏僻的村子裡還有人在講客話，這些地方的客話之所以能夠保留，可能是因為沒有受到強勢的市場語言或官方語言的影響。

再舉幾個有客家話的地區，印尼坤甸也還有客話，西加里曼丹山口洋講客話更是有名，山口洋市市長曾經是一位客家人這件事，常為客家鄉親津津樂道。相同的，去過山口洋的人都知道，一直以來從坤甸到山口洋坐車要四、五個小時，路上的交通現場常使坐在駕駛座旁的人嚇得幫忙猛踩煞車，即使近年來已經拓寬，仍是一個非常不容易去的地方。另外因為印尼政府的政策，長時期以來華人不能學習華語，這有助於維持著自己的方言（例如客話）。許多人從原鄉向外遷徙時，當時中國還沒有推行現今的國語或普通話，不過學華語的全球趨勢正在影響這裡，客家華人的孩子，正興起補習華語的風氣。

此外，我也觀察到泰國北邊的清邁，或南邊的半路店、合艾與宋卡。這裡有不少人繼續講著客話。前述這些地方之所以保留了客話的使用，揆其原因似乎都和這些地方與外地的交流不多有關。綜合來說，這些地方大部分處於一種相對隔離的地方，一旦與外界有更多的接觸，客話的使用也可能會快速消失。

3.4 客話快速式微之因

關於全球客話式微的原因，也許不同時空有不同的理由，不過有幾點觀察可能和各地客話式微都有關係。例如，全球流動、跨族通婚、受到市場語言或官方語言的擠壓等，不過，客話本身的獨特問題，例如客話的多腔調現象，所造成的客話溝通困難等，或許亦是客話快速式微的原因之一。

A. 全球流動快速不易共用客話

在新式傳播科技發展的時代，特別是虛擬世界與網絡社會的崛起，全球連結密切，跨語言的溝通交流，日益需要。在全球網絡中客話的使用受到強大的挑戰，因客家人數較少或較分散，與其他地區性的地方話語相同，因共同語言的壓力，所有都會受到擠壓。語言學家黃宣範（1995：178）指出，維持一個母語的臨界人口大概是75%（黃 1995），也就是說，一個社區的語言如果使用者超過75%，則其語言較可能繼續被使用下去。相對的，如果一個地方講相同語言的人口低於75%，由於有各種語言同時在使用，那麼講某一種語言的人就會愈來愈少，而趨於使用較強勢的共同語言。

所以，在一個全球流動的時代，要保留某一個區域性語言的使用，事實上是非常不容易的。跨語言溝通交流的影響原本弱勢的語言越來越弱勢。就像我們今天的會場一樣，我們看到與會者間講不同的話，所以沒辦法使用客話講到底，有時候要不斷地換語言，或者乾脆使用共同語言。於是共通語言就取代了各種區域性語言，對客話來說影響最大的共同語言就是華語。

B. 跨族群通婚使客話不易保留

跨族通婚是另外一種流動，有時帶來更多人說客話，例如和人口更為少數的土著通婚。但是，大多時候是造成客話的流失，特別是在客家族群人口分散或人數較少的社區，跨族群的通婚稀釋其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話的機會，使得客話不容易持續使用。在眾多語言流失的因素中，跟其他族群通婚往往也是重要的影響。就統計資料來看客家的跨族群通婚比例相對較高，族內通婚的比例逐年下降，2000年以後的資料顯示族內通婚的比例還不到一半。跨族群通婚最多的對象是福老人。由於社會上福老話的使用較客話優勢，因此跨族群通婚，明顯的帶來客話使用機會的減少。另以日本客家為例，客家人到日本之後，第一代或第二代開始跟日本人通婚，第三代住在日本，沒有條件學習客話，又下一代，客話便成為陌生的話語。

新喀里多尼亞的客話式微是另外一個理念型（ideal type）。這裡的客家社會，好像是把三代人的時間壓縮在一起，第一代人，就是五、六十歲或更資深的那一代人，他們之間用非常流利的客話交談，在日常生活、客家社團、夫妻之間全部用客話交談。但是他們也一致表示，小孩子只能聽得懂但不會講客話，再下來，他們的孫子則是聽不懂客話，因為他（孫子）的爸爸不會講客話。三代人同處一個時間和空間，我們看到了客話消失的全圖，到了第四代連客話的記憶都沒有了。這是某種語言快速消失的一種模式。在新喀里多尼亞

島，年輕一代普遍都和非華人通婚，在這個客家人口特別少的地方，通婚是一個非常容易流失語言的方式。

客家的跨族群通婚的比例一向很高，近十年以來台灣客家民眾族群之內結婚的比例皆不到五成，其中在2008年為49.5%、2010年下降為47.0%、2013年再下降到38.6%，2016年調查結果雖然上升到46.2%，但仍未達五成。從整體趨勢而言，客家民眾族群之內通婚比例下降，從而增加客語流失的趨勢⁷⁾。弱勢族群的話語，在跨族群通婚中要得到傳承，實非易事。新喀里多尼亞、日本的例子做了很好的說明。

C. 現代化帶來客話的式微

環顧一些客話保存比較完整的地區，大多是農業地區或傳統產業地區。一個地方一旦商業化、或外來人口增加，客話的地位便發生明顯的式微，客話作為地方共同使用的語言現象日漸減少，例如古晉，這個以前客話具有重要位置的城市，近些年來福州話漸漸有取而代之的趨勢。吉隆坡也是，因為隨著城市的發展，廣府話逐漸的取代了客話的位置。台灣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中壢市在台灣是重要的客話地區，如今其閩南話的優勢日漸明顯。這些現象並不是特例，臺灣其他原來相當高比例客話的客庄，例如竹東、竹北，甚至於苗栗、銅鑼，如果把年齡層的資料拿出來審視，也都可以發現客話式微的趨勢。

社會發展帶來商業語言（市場語言）、專業發展所要求的專業語言也會對客話帶來擠壓，因為作為寒暄、日常的語言和作為文書、正式的學術、專業語言之間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像我個人從小講客話，但都是日常生活的語言，一旦涉及專業知識、講授理論，就得轉換成華語、英語。在公共場合，為了考慮參與者的可溝通性，許多客家文化活動為主的場合，主持人經常先用幾句客話向大家問候，然後就會轉換成華語或其他共通的語言。當社會邁向現代化，眾多理念需要新的詞彙，跨族群的溝通，需要共通的、市場的語言，都會對客話的使用帶來一定程度的擠壓。

D. 多腔調不利於客族交談

客話式微還有一個內存的特質，那就是客話腔調多，不利於客家人彼此之間的對談。不同腔調的客話在原鄉可能就不易溝通，在海外亦然。在許多地方雖然都稱為客家，但是原鄉大有不同，例如，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有興寧客家、大埔客家、紫金客家、中山客家，他們講的語言可能都不太一樣。在西加里曼丹坤甸新埠頭附近的嘉應客跟北邊的河婆客，都是客家，但是彼此的客話卻有可能差別很大，我以四縣客話，可以講幾句看看彼此的客話有沒有相同以外，接著下去要流利的用客話對談其實相當困難。在泰國，豐順客、大埔客、梅縣客、惠州客腔調也不同。相同的，我們在詩巫訪問客家公會時，知道他們開會時用華語溝通，雖然成員都是客家，也都是講客話，但是因為腔調不同，很難使用「客話」作為會議的共同語言，只有同客話腔調者用客話溝通。

緣此，客話常只扮演作為認證密碼之用，作為認證密碼的客話，並非用來溝通，而是作為族群親性的通關密碼，作為族群認證之用。比如說你是客家，我也是，然後我們來講幾句客話，例如吃飯、睡覺，或者筷子、稀飯怎麼說，確定是否客家之後，彼此就開始講

華語。大部分客家人相見，並不會講客話講到底。客話一旦沒有在公共的空間被使用，就更不容易作為專業語言或社區的共同語言使用。一般說來，同族人士相聚使用該族群語言，有助於該語言的使用與延續，但是客家人之間使用客話對談卻也有其難度，重要是因為客話的腔調很多，非常不利於客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講客話這件事情。

3.5 力抗客話流失的台灣

在全球客家語言發展趨勢中，台灣客話的發展是一個值得特別分析的案例。以下用客家委員會的資料跟大家分享。從台灣客家民眾客語能力歷年（2005-2016）比較趨勢來看，前幾年是往上升的，可能是因為過去客家多以隱形方式存在，因此初期每年調查的數值都有增加，漸漸地穩定下來。2016年台灣客家民眾會講客話的有46%，不會說的人有38%。這是一個危險的資訊，認同自己為客家者，會講客話的不到一半，再傳到下一代，就更少。

客話流失的危機，充分表現在客家人的國語能力上。參考楊真宜博士論文的資料，一般說來客家的國語能力比其他的族群，例如閩南、原住民還要好。相對的客家人的母語的能力，比閩南人更不好，表示閩南人維持母語的能力比較高，客家則相對較弱（參考表2）。

關於客話的使用，最近這些年來在不同場合、跟不同的人講客話的現象，每一年（比

表 2 三個族群對族語、國語熟練程度平均值比較

族群	語言	熟練程度平均值
閩南	國語	4.63
	族語	4.66
客家	國語	4.86
	族語	4.52
原住民	國語	4.42
	族語	4.55

資料來源：楊真宜(2018：58)

表 3 不同場合、對象說客語的趨勢歷年比較

場合或對象	2001	2016	差距
與自己父母	50.5%	49.7%	-0.8%
親戚長輩	51.7%	48.3%	-3.4%
兄弟姊妹	44.2%	40.7%	-3.5%
夫妻間	38.9%	31.5%	-7.4%
和子女	27.9%	20.2%	-7.7%
社區鄰里	24.6%	24.4%	-0.2%
工作場所	14.7%	13.7%	-1.0%
政府機關	-	4.2%	-

資料來源：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103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例) 都在下降, 看表三最後一欄的差距就知道了, 就2001、2016年兩次調查來看, 客家民眾不論是跟父母親、跟自己的兄弟姊妹, 或者是在工作場所, 講客話比例都在下降, 這表示整個台灣社會中講客話的比例是在下降。

語言的使用牽涉到在公共領域和家庭中的使用, 家庭語言看起來相對自主, 實際上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也很大。根據2008、2010年的資料, 台灣客家家庭語言使用的情形, 主要語言非客語的比例分別占74.0%、80.0%。家庭中是否使用客語, 對於客話傳承的關係密切, 通常受族群意識和市場原則所決定, 前述主要語言為非客語的比例情形, 在2016年的資料中顯示有下降的趨勢, 其中主要語言為福老話或國語的比例都出現下降的趨勢, 客家人家庭語言之主要語言為客話的比例從2010年的19.7%增加到2016年的33.3%。這說明了福老話、華語和客話中間有其競爭性與替代性。這是近年來臺灣關於客話推廣的眾多成果中最亮眼的成績。相信與客家委員會這些年來的努力有密切的關係。客話之使用通過幼兒園、國小及其他方式, 希望大家在家裡講客話。客話在公共的運輸、在MRT裡也會播音, 客家民眾講客話的現象漸漸回穩, 在家裡講華語、說福老話的現象有一些降低。

客話在臺灣的推廣, 還有一個亮眼的成績, 就是十三歲以下講客話的現象有增加的趨勢。雖然不論是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外, 關於2003年與2006年客話說的能力都在下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客話在說的能力方面從60.9%降到56.0%; 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從38.4%降到37.9%), 不過卻有一項重要的特例是, 十三歲以下在非客家重點發展區講客話的現象有增加的趨勢(從10.3%增加到14.8%)。如果這是一個事實, 可以解釋為努力在抵抗客話使用下降趨勢中, 在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中有小小的成就。

有喜有悲, 許多人想像中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是保留客話最後的堡壘, 不過是事實上其說客話的能力, 在各年齡層都有明顯的下降。我們看著一個(維持客語的)機會逐漸地流失, 如果說一個社區的語言使用比例超過75%, 其語言有機會繼續延續, 那麼客話的延續正在失去他堅固的基礎。

台灣雖然有清楚的客話政策, 和一些亮眼的成績, 似乎也難免要加入全球客話使用趨勢的共同走向, 在可預期的一段時間之內走向式微。那時便不得不要和全球共同面對一個後客話時代的來臨。

4 後客話時期的來臨

全球客話使用的現象都在下降, 有些客家社群已經發展到沒有客話的境界。首先, 來看看日本模式, 作為一個「無客話的客家族群」, 日本是一個凸出的案例, 日本客家社團在全球客家的活躍程度說明他們對客家的熱情與認同。不過東京崇正公會及關西崇正公會主要幹部平均年齡有老化的趨勢, 大多數的後生對於客話十分生疏, 形成客話在海外流失情形十分嚴重。我們到日本的客家社群訪問, 客話也只像是入門票一樣, 先寒暄會不會說客話, 對照一些客話的詞彙如何使用之後, 隨即轉換使用華語, 甚至連華語也不能溝通。我

接觸過一位社團負責人的新一代，幾乎無法用客話或華語溝通，但有清楚的客家意識，例如他有一個非常「台灣客家」名字，桐島。關西崇正會新任的城會長，則是另外一個例子，幾乎沒有客話或華語。進一步審視，一些日本的客家名人都具有此種特質。日本展現的模式是，日本客家人還存在，社團還存在，但是日本沒有客家社區，也沒有客話。林文映關於香港客家語言發展的觀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⁸⁾。

如果客家族群是因客話而存在，沒有客話的客家族群立足何處？廖致苡（Liao 2018）曾經問過相似的問題：「不說客話可以成為客家人嗎？論沙巴客語流失和族群意識發展」，有沒有一種沒有客話的 Hakka community？

這個原來許多客家研究者常常提到的客家城市，沙巴，曾幾何時成為「沒有客話的客家社群」之討論對象？日本如此，沙巴如此，泰國亦如此。這些地方並不是特例，很多地方的客話都有走向式微或消失的趨勢。

沒有客話能否維持客家認同？答案是正反面都有，我們已經看到無客話的客家社團，而且保留著清晰的客家認同。不可否認的，我們也看到客家認同因此而變得無影無蹤。一個客家聚落，一個客家社群在和其他族群共同生活，互相學習、彼此通婚，漸漸的有一天客話消失於生活世界，我們有理由相信還會有一段時間維持著客家認同，最少當作是一個殘餘的影像，只不過再過一陣子那個殘餘的影像也可能會消失。

客家族群成為客家，客話是最重要的基礎，一旦其語言消失，認同就下降，然後客家就消失。正如前述所引鍾肇政所說，「沒有客話，就沒有客家人」？理念和經驗現象之間並非如此簡單對應，以台灣為例，最近這些年來客家語言使用的比例是每一年往下降，不過，客家認同卻是往另一個方向發展，每一年都往上升。這個現象在甚麼樣的情況之下，會穩定下來？

5 結語

客家族群的形成中，客話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客家一旦形成，沒有客話，客家就無法繼續嗎？就像 Max Weber 所說的，基督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誕生過程中，曾經扮演關鍵性角色，但是一旦資本主義成熟，卻不再需要基督新教倫理，當然資本主義本身也不再是當時的資本主義。

客話和客家族群的關係，也許並不能和「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相提並論，不過族群語言和族群認同之間究竟有哪些複雜的關係？有沒有一種沒有客話為基礎的客家族群？這些需要更多的資料和理論來分析。

眼前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語言只活在使用之中，一種語言要活著，就需要有人使用它。

- 本文修改寫自2018年「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大會演講之逐字稿。該會議於2018年12月15日在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舉行。感謝張淑貞對初稿的潤飾與除錯。

註

- 1) 關於客家華人對海外華人文化的豐富性，可進一步參考張維安（2017：53-72）。
- 2) 關於本貫主義和方言主義客家的概念家概念之出現等，請參考施添福（2013；2014a）。
- 3) 關於客話與客家的相關證據與出處，請參考林正慧（2015）。
- 4) 「自在客家」與「自為客家」的概念，請參考張維安編（2019）的導論。
- 5) 黃靜蓉、張維安、黃美玲，2018，〈客家人不說客家話？計畫行為理論之解釋〉（手稿）。
- 6) 這次會議我有參加，我很同意他的觀察。
- 7) 張維安、黃美玲、蕭錦炎，2018，〈人口密度與互動密度：臺灣客家人口遷移及其語言使用與認同〉（手稿）。
- 8) 林文映，2019，〈後客家話時代〉，*THINK HONG KONG*，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9-06/13/34829.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019-6-19 閱讀）

參照文獻

〈中文文獻〉

陳支平

1998 《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源出版社。

2018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胡希張等

1997 《客家風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黃宣範

1995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

簡宏逸

2019 《製作客家人——十九世紀傳教士的客家民族誌》臺北：城邦印書館。

林正慧

2015 《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施添福

2013 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1: 1-56。

2014a 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2: 1-114。

2014b 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 1-110。

葉高華

2019 臺灣民眾的家庭語言選擇，張維安（編）《客家與文化公民權》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

楊真宜

2018 《台灣國中生對國語、本土語言與英語的語言能力、使用與態度之探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維安

2017 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多元想像, 莫順宗、伍燕翎 (編)《新的紀元——東南亞華人新編》吉隆坡: 馬來西亞華總東南亞華人研究中心。

張維安、黃美玲、蕭錦炎

2018 〈人口密度與互動密度——臺灣客家人口遷移及其語言使用與認同〉(手稿)。

張維安 (編)

2019 《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 6——客家與文化公民權》新竹: 交通大學出版社。

黃靜蓉

2018 〈客家人不說客家話? 計畫行為理論之解釋〉(手稿)。

〈英文文獻〉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2017 Chinese Hakka. <https://www.ethnologue.com/> (2017-5-21閱讀)

Liao C.

2018 Can One be Hakka without Speaking Hakka?: The Conflicts between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 Hakka Community in Sabah. *Global Hakka Studies* 10: 27-58.